

明天儿童文学创作文库

校园小说系列

水洼里的太阳

魏滨海\著

明天出版社

明天出版社
明天儿童文学创作文库
校园小说系列

水洼里的太阳

魏滨海 著

56960/04

校园小说卷
水洼里的太阳
魏滨海 著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开本 36 8.875印张 146千字
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5000

ISBN 7—5332—2820—0
I·663 定价 9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江南小镇上。“我”、黄家林、郁泉兴等几个小学生由于停课而获得了充分的自由，然而相继发生的武斗、批判、关押、自杀等“文革”悲剧扰乱了正常安宁的生活秩序，羈縻甚至扭曲了正在成长的小学生们的心灵。小说以失学小学生的眼光透视了动乱年代里的世态人情，全书笼罩着一股淡淡的忧郁和迷惘的气息。

目 录

一	雷炸掉了一截砖塔	(1)
二	铃声空荡荡	(14)
三	游街的来了	(27)
四	看杀猪去	(38)
五	细瓷观音菩萨	(51)
六	胆怯的大字报	(65)
七	精致的认罪牌	(79)
八	鹤槎山上的碉堡	(91)
九	说不清楚的事	(106)
十	我闯下一个大祸	(117)
十一	腰子浜	(131)
十二	进入困境	(144)
十三	鹤 人	(159)
十四	抽屉里的怪鸟	(174)
十五	未遂的报复	(189)

十六	卸去一块心病.....	(204)
十七	意外收获.....	(220)
十八	想像游戏.....	(235)
十九	我看到了那块石头.....	(252)
二十	周一上学了.....	(268)

一 雷炸掉了一截砖塔

碎石铺的路湿漉漉的，在我的胶鞋下发出细微的啧啧声，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踩在积水里，啧啧声便溅响起来。这双胶鞋右面一只底已裂开了一条半寸长的缝，你走得再当心里面还是会湿的，踩不踩积水都一样。

如果傍晚爸爸为此责骂我，我有十二分的理由为自己申辩：首先，是你一定要我去上学的。其实学校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不上课了，去也是白去。可是今天早上我说不去学校，竟惹得他大发雷霆，叫我无论如何得上学去，不上课也要去，如果我敢瞒着他不去，他非要跟我没完。这不，我只好去了，被黄家林他们看到说不定会怎么笑话我呢。还带个倒霉的书包，我没好意思背着，拎在手里晃荡着。其次，这双鞋早该进收购站了，可爸爸说鞋面还可以，鞋底那条裂缝他抽空补上，可直到今天还没补，有个把月了。鞋子里湿粘粘的，这可不能怪

我，地上湿，我又不能飞出门去。再其次……没什么了。我们曹校长在早操课训话时，总是用“首先……其次……再其次……”这样的语句，我觉得这是很有水平的，所以就不知不觉地学会了。

早上我不想跟爸爸顶嘴，我发觉他发火时拉着嗓子吼几声，眼神却惶惶的，而我也变得比从前冷静多了，只是冷静地看着爸爸，以前我从没这么冷静过，以前他一吼，我的心就咚咚乱跳。我一声不吭，有时“嗯”几下，表示听到了或知道了。昨夜我无意中发现了爸爸干的事，虽然还不清楚这事意味着什么，但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更不想与爸爸多说什么了。

下半夜我没有合过眼，脑子里乱七八糟，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念头，一个比一个可怕，一个比一个凶险。当然对这些我是绝不会对别人吐露半句的，我很清楚这事的重大，弄不好后果会不堪设想。不管怎样，爸爸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毁塌下来，但是我绝不会吐露半句……

只是在窗口初亮的时候，我才迷迷糊糊做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梦。

一出门，看到郁家阿婆提着菜篮回来，在门口神秘兮兮地对几个上了年纪的人说：“砖塔夜里被那雷劈掉了一截。不得了，雷不打别的，把砖塔劈掉了一截。”说到这儿她四处瞧瞧，压低声音说，

“半夜有人看到砖塔上有条大白蜈蚣拖在外面，天亮却不见了。”郁家阿婆信佛，她家供着一尊非常漂亮的观音。她说完，手抚胸口咕哝了一句。

“另一座塔呢？”

“另一座还好。”她叹口气说。

“这一对砖塔上千年了，经历过多少朝代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偏偏被一声雷劈掉？”

“这世道，你没见这么乱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昨夜那雷声我也听到了，打得怪异而蹊跷，跟以往的雷不一样。

我停下听他们谈话，又有几个过路人凑过来听，郁家阿婆和几个老人见了，不再说什么，啧啧几声摇几下头各自走了。

那一声雷是在深夜炸响的，大约在两点钟，它响得很刺耳、很沉闷，低低地爆开在双塔镇的上空。我感觉到雷的碎片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地滚跳。我一下子睁开双眼，窗外黑暗里一片雨光，纷纷的水珠从玻璃上急速滑落。

我意外地发现厨房里有幽幽的光亮，这光还在一闪一闪地跳动，在一片刷刷的雨声里，在那怪异的雷声后，它鬼火似地亮着。我害怕，我看过许多妖魔的故事，听过一些鬼故事，夏天的夜晚纳凉时，这儿的人都喜欢讲鬼故事，那一闪一亮的暗火

使我产生了许多可怖的联想，令我冷汗涔涔。此刻我真想一头用毯子蒙住脸，我手脚冰凉，胸口咚咚直跳，仿佛整个床也由于心跳而晃动起来。

自那声雷以后，再没有第二个雷跟来，那声雷便更显得突兀、怪诞。我注目于厨房的幽光，随时准备大声惊呼；爸爸就在里屋睡着，左邻右舍也一定会听见，我吸足气，紧张地观察着。我听到厨房里有咳嗽声，咳咳两下，虽然压抑着，但我听出是爸爸的声音。我的心稍稍定了些，一个个疑惑却浮起来了：爸爸深更半夜在厨房里干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开灯？那幽幽的亮光是什么？我的心又揪起来。我害怕。况且，我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气味，我一动不动地盯着，又怕发现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……

窗外的雨哗哗下着，震耳欲聋，我又觉得整个世界很静很静，可以透过雨的喧哗听到爸爸每一声极其细微的响声。

刹那间我想得很多，想起了解放街上的大幅标语、小标语，以及在香花桥堍下搭起的宣传台，一队队充满生气的大学生、中学生，袖章火红火亮，佩着像章，腰间系根武装带，匆匆地来来往往。尤其让我害怕的是，人们传说云翔镇上潜伏下一帮特务，有的还混进了镇政府……

我的心悬吊起来，爸爸会不会是……如果他

是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无法躺着猜测，不管是怎么回事，我都要心中有个底。我顾不上害怕，轻手轻脚移下床，赤着脚踩着凉凉的水泥地，向厨房摸去。门虚掩着，我身体贴着墙，瞥见爸爸蹲在地上，面前的搪瓷脸盆里燃着一丛火，他将堆在身边的撕碎的纸片一层一层往里放。地上的纸不多了，我借着火光看见，有一页是《工作手册》的封面，他将纸片放在火尖上，待燃着了轻轻放下。爸爸的面孔看不出是什么表情，只是火光从下面映上去，使他的面部显出一种跟平时不同的样子，左额上一根青筋绽露，有了一点凶相。

我不知道这本《工作手册》记的内容，更不知晓他已经烧掉了些什么。会不会有情报或者秘密名单什么的，爸爸会不会真是潜伏下来的特务？我越想越紧张，如果爸爸发觉我在窥探他的秘密，会不会凶残地扑上来掐死我？我不敢想像。

我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小说都告诉我这是可能的，也就是说我此刻的处境十分危险。我轻轻地踮起光脚走向自己的床铺，尽量不发出一点点声音。可是慌乱中我绊着了小板凳，我吓得人整个儿冰凉了，可是爸爸并没有冲出来，也许雨声太大，也许他专心于烧东西，没听见。我一动不动地僵立着，看看没有动静，才赶紧躺回床上，躲进被窝里，我好像已经瘫软了。

一直到天亮我都没有真正睡着，也不敢睡着，看着厨房里的亮光熄灭，又听见水龙头冲洗脸盆的响声，这准是在用水冲掉烧下的灰烬。脸盆放在灶台上，爸爸拖着布鞋，一步一步回到里屋去，脚步滞重、缓慢，好像一声声很深很沉的叹息。

很难相信爸爸会是一个潜伏下来的特务，他是在土改中入党的，现在是利群百货商店的支部书记。我尽量回想着平时他的举动和言行，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又觉得有些蛛丝马迹值得注意，譬如每天夜里他总是很晚睡觉，还有为什么他总是一个人过日子，自从妈妈离开以后他就一个人这么过，听说好些人为他介绍过对象，他都没答应，因此左邻右舍的老人们都夸他。我已经记不清妈妈的形象，她是在我三岁时离家的，听说她是个很有文化的人，为了事业远走高飞了。家里没有一张她的相片。我就这么满脑子乱糟糟的，似醒似梦地一直到天亮……

天亮以后的爸爸还是平时的样子，虽然我心存疑问，心里总觉得踏实不少，甚至自己也不想承认昨夜看到的事，只将它当成一场离奇的梦……

才走了不长的石子路，旧胶鞋就吧唧吧唧地叫唤，右鞋里已经渗进水了，脚丫在里面湿漉漉滑腻腻的，很不好受，好在左脚还是干的。

一夜大雨，大街西边墙上贴的标语横幅和大字

报都湿透了，字迹下面挂着一根根黑色的水痕，也有红色的，还有一些被风吹了下来，一淋雨，浆糊就打滑粘不住。大标语后面都写有“保留三周，不得覆盖”，可是老天爷将它们揭下来了。西市梢拾荒的糟老头“小崇明”，将地上的废纸用铁丝戳起来，装进一只大筐里，有时他瞅瞅没人，还将墙上的大幅标语也揭下来装进筐里，我就见到过几次。这些日子他可捞了不少钱。

学校已经好几天不上课了，无所谓迟到不迟到，我还是先到砖塔那边瞧瞧，或许还有点意思。

老远就望见那座六米多高的砖塔比往常矮了一大截，顶上茂密的褐色瓦松不见了，秃秃地露出高低不平的砖头，砖头已经风化。奔过香花桥，我看到一群人围在砖塔下。

另一座砖塔依然完好地矗立在另一边。

老年人说，这一对砖塔是一对龙角，云翔镇是块风水宝地，不管哪个朝代都兴盛繁荣。这是个龙镇，香花桥是龙鼻子，桥两边对称的水桥便是龙的一对眸子。龙的身躯蜿蜒向北而去，一直甩向嘉定县城。据说去年开河，有人在镇的西北掘土时，地下咕咕冒出一股暗红色的水来，当时纷纷说是伤了龙脉了。公社党委决定追查谣言，将此事定为阶级敌人破坏水利建设，这样才渐渐平息下来，最后也没查出个结果。

其实这一对砖塔是一个叫德齐的和尚建的，那是梁代的事。我不知道梁代在多久以前，反正有上千年吧，那时候我爷爷的爷爷还没出生呢。镇志上有记载，两座砖塔原是在云翔寺大门两旁的，后来云翔寺在战火中毁了，剩下这一对砖塔一直到今天。这我也是听人家说的，那种繁体字的历史书我哪看得懂啊！

云翔镇的名字大概也是由此面来的。

我挤进人群里，从人墙的缝里钻进去，有人操了我一下，但还是让我了，大概看我是个孩子。地上全是酥碎的瓦砾和瓦松，我不太相信有大白蜈蚣搭在塔上，但又希望真有这样的事。矮墩墩的孙大炮在瓦砾上走来走去，他挺着肚子，腰间系着一根黄色帆布皮带，挥着手大声对人群说：“散开散开，有什么好看的，这两座砖塔是四旧，我们早就准备拆掉了，它被雷炸掉说明封资修的末日到了。”他扯一扯由于挥动而滑下去的造反队袖章，站定下来，两手叉腰，神气十足。孙大炮如今真了不起，成了镇上妇孺皆知的人物。他是屠宰场的操刀手，我和黄家林、郁泉兴他们看过几次他杀猪，黄家林有一次还给过他一枝香烟，孙大炮因此认识黄家林，遇到他时常常在屁股上轻踢一脚或撸一下脑袋，黄家林捂着屁股或脑袋夸张地喔哟哟叫唤，脸上却是一副得意的神情。

孙大炮在瓦砾上踩过来踩过去，不时用脚踢踢碎砖，目光好像在地上搜寻什么。传说这一对砖塔里藏有珍宝，它们藏在塔的中心，并有两个护塔神看守。郁家阿婆曾在乘凉的时候讲过，从前有个贪心的人拨开砖块，伸手到塔里去掏摸，只听一声惨叫，他拔出鲜血滴答的手臂，一句话也讲不出，狂奔回家，不久便死去了……

昨夜那条大白蜈蚣会不会是那护塔神，它真的死了吗？难道它不再守护砖塔了吗？瓦砾里什么也没有。碎砖本来已经又松又酥，被孙大炮一踩更碎更细，瓦松也被踏得稀烂。

“快走开，快走开！”孙大炮有点恼怒。

人群开始松了，散了。

算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我两手插在口袋里向着学校方向踱去，不急，反正不上课。既然爸爸逼我去，我就去。虽然我不去爸爸也未必知道。

解放街两边墙上的大字报还是前几天的，我都已看过，那些被写的人，我以往都叫他们伯伯或叔叔，他们到我家来玩过，其中有镇卫生院的刘院长，他是个嗓门很大的胖子，人们说他是“一把刀”，开刀技术特高，我总不太相信，这么个大嗓门会用一把小刀在人的心脏、肠胃上精细地操作。果然，大字报上就写他是“假技术标兵”，而且还残忍地在一个老贫农身上做试验，使那位老贫农终

身卧床。

真是想不到。这世界想不到的事太多了，我不由得想到了爸爸，心里一紧……

我不想再看这些大字报，不想看粮管所的孙所长、天香楼的老胡、镇政府的小陈等等的罪行，他们会使我想起爸爸的事，平时这些人看上去都挺和气，只有刘院长不太搭理我，我有时也不叫他，特别是爸爸不在的时候。其他人对我都是笑嘻嘻的，摸摸我的头发，捏捏我的鼻子，我对他们也挺有礼貌。可是，大字报上揭发的罪行令我害怕，他们原来都是凶恶的坏人哪！

我从大字报上学到这样一句深刻的词句：知人知面难知心，画虎画皮难画骨。还有一句是：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。我觉得这些句子用得挺有水平，因此我都记住了。有意思的句子一看就记得住。

哟，街上人少了，人们都上班了，虽然闹造反闹得热火朝天，可是每天镇上的人们还是上班下班，上了班干不干活就不清楚了，也有去闹革命的。反正学校是不上课了，云翔中学的学生都在纷纷结队，要去北京串联。多带劲，可惜我只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听说中央文件规定小学生不得串连。这不太公平了。

向右拐过钥水弄，穿过电线五厂宿舍区，就能

看见云翔小学的正门。

远远地我看到郁泉兴，他是我同班同学，郁家阿婆就是他的祖母。我讨厌这家伙，他是黄家林的走狗，狗头军师的角色。他好像没有看到我，独自站在一棵碧绿的小樟树下，聚精会神地用手指在树干上拨拉着什么。这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是发现了一只奇特的昆虫还是树上长出了什么怪东西？

“郁泉兴，在看什么？”我赶紧凑上去瞧，树干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覆着湿漉漉的青苔的树皮，我疑惑地望着他。他的手指还在拨拉着，我可不懂了。

还没等我回过神，他往后猛地一退，同时用脚一蹬树干，哗啦啦，满树枝叶上的雨水没头没脑地洒了下来，又大又密，我的头发湿了，衣服也湿了。

我忿忿地抹去头上脸上的水滴，骂一声：“妈的。”

“哈哈。”郁泉兴在树外大笑，笑得前俯后仰。其实他老远就看到我从钥水弄过来，故意在树下做出那模样诱我上当。

“好，今天吃你亏，以后你也有上我当的时候。”我扯起衣袖擦擦头发。

“你上哪儿去？上学去吧？”他笑罢问道。

我没理他，径直向校门走去。